

◇尘世写真

我是红耳巴东龟

[兴平]袁文合

我是龟,因脑后两侧各有一块猩红的酷似耳朵的斑纹,故得名“红耳巴西龟”。我其实不太认同,“红耳”不假,但巴西就扯得太远了,还不如巴东真诚,毕竟我不是漂洋过海来的。

大家若不嫌弃,就叫我“红耳巴东龟”吧。

我出生年月不详,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戊戌年卯月(2018年3月)来到主人家里的,那时体长七八厘米,背甲布满黄绿相间的条纹,光滑如绸,腹甲亮黄似一块顶级蜜蜡,漂亮极了。我常因自己的颜值而沾沾自喜,因沾沾自喜而从不缩头乌龟。

我喜欢用天干地支表达时间,并非因循守旧,而是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与我有缘,天干共十个: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,甲一马当先。而我呢,身穿坚硬鲜亮的铠甲,威风极了。再说了,古人不仅用我的铠甲占卜,还在背甲上用天干地支记录时间。

我刚来时,主人把我养在一个狭小的塑料缸里,掉个头都费劲,憋屈。我宽慰自己,理解主人吧,锦城米贵,居大不易。但我发现,这家伙每日吃喷香的大米饭。我开始抗议,沿着缸壁站起来,两只前脚在缸壁上挠动。主人以为我饿急了,捏了一小撮龟粮投到缸里。我视而不见,继续挠。摊上这个不懂龟间疾苦的瓷锤主人,为了有一个更宽敞的家,我不能放弃。

有天主人给我洗澡,把我无情地按在地上,用带着丝丝缕缕鞋臭味的硬毛刷子刷我的背甲,一点也不温柔。刷子在我的背甲上发出“唰唰唰”的刺耳声,我大为光火,一定要给这家伙点颜色看看。我是一只杀伐决断的龟。机会来了,主人的掌心捂在我的头顶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了他一口,主人惨叫一声,扔掉刷子,猛地站起,端详着伤口,血一滴一滴滴到地上。

说实话,我并没有为我的鲁莽行为而内疚自责,甚至暗自高兴。我摇头晃脑,嘴巴里发出嘶嘶的鸣叫庆祝。我最终赢了吗?接下来,十分惨烈。主人没有去包扎流血的伤口,而是捡起地上的刷子,攥住刷柄,用刷子没毛的一侧狠狠击打我,密集得像一阵急雨,边打边骂。我赶紧把头、四只脚和尾巴都收进了壳里,我做起了缩头乌龟。这一刻,我的气节荡然无存。

我第一次知道这人间险恶,人有人格,龟有龟格,我这么做跟被东郭先生救下的狼、被农夫暖活的蛇、被吕洞宾放掉的狗何异?我简直把龟脸给丢尽了。我悔恨交加,悔之晚矣。

没几天,主人为我更换了一个玻璃大缸,两层结构,干湿分离,四周通透。我欢喜极了。为什么这么快换缸?是他收拾了我之后产生的悲天悯龟的情愫?是锦城的米价掉了居亦易矣?还是兼而有之?不想了,我平生就怕动脑。

从此,我可以自由自在游泳了,我把脑袋扬得高高的,头作桅杆,四足作桨,好不惬意。

时间如匆匆流水,转眼八年过去,我长个了,身长二十厘米有余,谈不上虎背熊腰,但也气壮如牛。我不是甘龟,我常听主人大讲特讲甘肃,讲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的河西走廊,讲2100年前的那位闪电少年,讲玉门雄关,讲马踏飞燕,讲金武威银张掖金银不换是天水的水天。讲到天水,他必讲街亭;讲到街亭,他必讲马谡;讲到马谡,他必讲那位治国和军事才能排进历史前五的丞相。受主人熏陶,我慢慢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。我是一只只有文化的龟。

他真是个顽主。有天他把一只全身泛着金光的小乌龟放在龟缸的二层平台上。我看到那只金灿灿的小乌龟后怒不可遏,它小就该受宠吗?我迅速爬上二层,一个摆头轻松把它打翻在水里。看着它在水里四脚朝天一动不动的狼狈样,我高兴坏了。可比我更高兴的是主人,他哈哈笑出声。我不明就里,只见他捞出那只金乌龟,在我面前晃了晃说:“赤耳贼,好好看看,这是假的。”

主人最近迷上了刷核桃,几乎达到了“忘我”和忘“我”(第一个“我”指主人自己,第二个“我”指我)的境界,他常常忘记喂我,我恨他,也恨核桃。有天,他把我从水里捞出,用纸巾擦干我背甲上的水渍。我高度警惕。果不其然,他用野猪鬃毛刷使劲刷我的背甲,边刷边说:“瞧你这背甲,一点也不圆润,盘!”

今天他又坐到我的跟前,对我说:“龟龟,该吃饭啦。”声音温柔得像吃了蜜一样。我马上提高警惕。他继续说:“想吃鱼干,扣个‘1’;想吃虾干,扣个‘2’;都想吃,扣个‘3’;都不想,扣个‘4’。”我彻底明白了,这家伙带货直播看多了,走火入魔了。我真想一爪子扣在他脸上,让他猜猜这是几。

◇七彩人生

火红的摩托

[南京]刘鹏

早上送孩子上学前,见小区楼下停着一辆摩托,在一群电动车里,它分外红艳、骄傲、鹤立鸡群。它线条粗犷、轮胎宽厚,如一匹烈性马,停在那里不怒自威,惹得我内心痒酥酥的,手指忍不住凑上去摸了又摸。

喜欢摩托,喜欢摩托风驰电掣背后的速度与激情。几年前,我就试图买辆摩托。可妻子说,买汽车可以,买摩托没门。在反复游说无果后,我败下阵来,可心底的摩托情结依旧不减。

第一次接触摩托,是三十年前。那天,它停在我家院子里,我们一家人都好奇地围绕着它打量,当着它的主人、我小舅的面反复赞美它。它有分明的棱角,圆润的弧线,光洁的表面,丰满的腿脚。母亲最先向前一步,握住它的把手——那是它灵敏的耳朵。父亲紧随其后,拍了拍它的坐垫——啊呀!那是它的脊背。我早已忍不住了,我奔跑过去,就要翻身而上。小舅看出我的小心思,将我抱上去,说一声:“坐好了——”然后脚踩启动杆,手控油门把手,我还没反应过来,却听到一股“呜——呜”声,抑扬顿挫,汹涌而来。

风摩擦着我的脸,把我的脸越擦越光滑。风拍打着我的头发,把我的头发盘卷又解开。风想要脱掉我的衣服,又不好意思地把它合上。风吹来了小舅的声音,又把他的话赶往远方。平静的田埂上,稻子变成了海洋,波涛汹涌。村里的瓦房,突然像逃兵一退再退。小舅问我感觉怎么样?我扯着嗓子,更用力抱住他。紧张与激动,从马达声中喷涌而出。

自此以后,摩托便成为我魂牵梦萦的交通工具。我坐过各种品牌的摩托,也试驾过许多次。岳父也有一辆摩托,我常开着它去汽车站接送妻子。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,每次骑它,总觉得少了几许主人式的亲昵与自在。

近年来,在我生活的都市,摩托已成为许多人张扬个

◇似水流年

捂痴虎

[溧阳]涂俊明

乡村孩童,乐山乐水。游泳玩水嬉戏、捕鱼捉蟹捞蚌,是少不了的野外活儿。

痴虎,也叫塘漕,就是河里常见的痴虎呆子,肉嘟嘟的身子,它可是席间的美味佳肴。为了逮住它,你得蹑手蹑脚地用提罾网兜靠近,静心蹲候,瞅准了“闪电”出手,才有可能抓捕得住。否则,它们就会在一圈浑水漩涡里逃之夭夭。

这痴虎呆子有个钻缝隙藏石板的嗜好,我们就学着大人的样子,设计引诱,“请君入瓮”捂痴虎!我们将一只只旧草鞋、破布鞋取来,再找上小本瓦,备齐绳子。两片小本瓦一组,面对面地“躬身”合抱,便形成了长圆状“0”口形,组合成一个“瓦片笼”,下口落在鞋底,用几道草绳或布条把瓦片箍住,再绑紧扎好,系上长长的绳子,就完成了—具简简单单的捂痴虎“瓦片笼”了。

我家老屋的东屋山头下,是一溜的石头驳岸,驳岸下的河床里,不时有痴虎呆子在这厢追逐觅和“犯混”,弄得好多小虾小鱼赶趟凑热闹,争食泛起的水下饵料。

决定在此下笼“设套”!

选定了地段,我就为那些痴虎呆子摆设囚笼了!在“瓦片笼”里绑扎些许痴虎爱吃的河蚌肉、碎块鱼作为诱

◇四时风物

春天是个i人

[沈阳]朱刘雅

春天喜欢试探,她看起来不够勇敢,就像没有表演经验的小姑娘不敢登台,走两步,又退一步,刚被观众瞄到秀丽的身影,又悄悄退回到侧幕,心里砰砰打鼓,脸上绯红一片,明明美艳动人,偏偏缺点儿果断。

春天的到来,就像互生好感,处于萌芽期、暧昧期的恋爱,一个i人姑娘,绝不会先吐露心声。她矜持地整整衣袖,低头垂眸,但脸上的笑意与甜蜜却是藏不住的,她心里有些笃定:“没有人不会对我一见钟情!”偶尔又会产生些许犹疑,觉得自己的判断还需要更多例证,她内心有些焦灼地等待,却又怕人发现,故作镇定,仍旧按照自己的节奏,自由随性。春天是个i人,她需要更多信号,需要更多契机,需要万分肯定,才敢投入一场热烈的美好。

春天看起来内秀且娇羞,但内心丰盈,情感热烈。偶尔的阴晴不定,是少女的小小任性,经常的多愁善感,是春愁没来由的烦扰。兴之所至,她偏让春风欢呼,让诗画舞蹈,她调皮地扒开虫儿的眼睛,大喊一声:“别睡了,快起来疯玩儿!”但这只限于熟人间的亲密嬉笑,因为她是边界感

性的工具。工作日,为了抄近路,我常从七珍线回家,每次都能遇见年轻人飙车。那是装备齐全的赛车,速度快,声音响,性能好,配置高。我曾估算过,8公里山路,十几个弯道,他们骑行一次只需3分钟左右。每次听到摩托从耳旁呼啸而过,心底总盘算着,若是我也骑上它们,能否如此娴熟地急转弯?

常常是这样的,我的车在山路上缓慢攀爬,背后传来呼啸声,我就想这会是一辆什么模样的摩托呢?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?可这些问题容不得我逐一想象,它就“呼啦”一声与我擦肩而过,气流横冲直撞。骑手一身“戎装”,把身子压得很低,大幅度倾斜,像敏捷的老虎咆哮而去。他们几乎没有具体容貌,只有一道光影一闪而过。倏忽之间,这声音又在更遥远的山谷里跌宕起伏,整条曲折山路突然就变得抑扬顿挫起来。

这两年我迷恋上切·格瓦拉与他的《摩托日记》。1951—1952年,切·格瓦拉与好友阿尔贝托·格拉纳多骑摩托横穿南美洲,并将旅途见闻写成这本日记。小舅年轻时,也是个文艺青年,他在摩托上写诗,在摩托上做梦,他说是摩托打开了他的视野,也是摩托给他的诗歌做了注脚。

本以为,那辆红色摩托很快会被骑走。可没想到两天后,在它的旁边竟又出现一辆一模一样的摩托,它们来自重庆与甘肃,意味着它们到达这里前,已经跋涉过千山万水。如今它们依偎着,仿佛短暂的休整后,又将奔赴新的征途。

这似乎吻合了当年轻人普遍的生活态度,在不断奔跑中追随一阵风,亲吻一缕光。可惜,我只能借由这两辆红色摩托,短暂地精神出游。不过,也不必遗憾,谁的心底没有一匹烈马呢?它红色的鬃毛被风卷起,它胸有丘壑的主人正策马扬鞭。

饵,紧挨着驳岸石壁下沉,放倒在浅浅的河底,形成一个横躺着的陷阱深口,引诱痴虎呆子们迷入其间。我的作业规律是晚上下笼,早上提笼收获。

“瓦片笼”经过一长夜的等待,痴虎呆子入得“笼”内,被两片瓦合护着,就像人的一双手给它们温柔地捂着,任凭外界水流哗哗,瓦片笼里安安稳稳。痴虎呆子依赖这个瓦片洞,既安逸自在还有蚌肉美食,便不再溜出,痴痴地乐享舒服。

早上,我开始提收“瓦片笼”。轻手轻脚地拉正笼口,再缓缓提出水面。痴虎呆子会在鳍背露出水面时,发出“啪啦啦、啪啦啦”击打瓦片的声响。

“困则舒服得哇,逮住喽,你格痴呆子哎!”我常常是格外兴奋地呼叫起来。

我如此这般“捂痴虎”,常常收获颇丰!一只“瓦片笼”里一两条,好几个一两条累积,鱼篓水盆里就有了一顿丰盛美餐哉!此时此景,其乐融融,我怎不喜形于色?痴虎呆子被娘用来红烧、汆汤、炖蛋,水鲜味道美极了哇!

河港塘边的“捂痴虎”作业,春季最容易,四季皆可“捂”,是我们这些水乡少年的一手时代“绝技”。

极强的i人姑娘。

春天的分寸感拿捏得刚刚好,她喜欢纷繁的热闹,但更爱过程的美好,花要一茬儿一茬儿开,迎春、樱花、杏花都要排好队;草要一层一层绿,鹅黄、草绿、深绿都要按照既定程序来,水要一点一点暖,冰消、雪化、泉水流淌,都要按部就班,不能颠倒。

与所有i人一样,春天的精神世界无比丰饶,她的能量是向内生长的,静悄悄的外表下是热闹非凡的春潮涌动,是生命的喧嚣和万物的吟唱。根系在汲取养分,种子在积蓄力量,虫儿在翻身涌动,波澜壮阔的冒险在悄悄酝酿。这一趟壮丽的旅程,这一场盛大的绽放,都是她在悄悄策划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账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